

# 移民國外後 怎麼就成了叛國了？這個節奏別亂帶

在新冠疫情期間，關於海外華人回國的話題數不勝數，許多海外華人在訴苦的時候，卻會被一些人嗤之以鼻：誰讓你們移民海外？既然移民到國外了，那就好好在國外待着，回來添亂做什么？

更有甚者表示：移民海外，相當於叛國，尤其是拿了海外國籍的，不讓你們回國是應該的。且不談疫情，回顧這幾年的其他新聞大家會發現，有一些出國旅遊、留學遭遇意外傷害的人，本該得到同情，結果評論區充斥“誰讓你出國”？

為什麼在很多人眼里，出國等於叛國？這個話題近期在各大中文論壇再次被炒熱。說實話，即使對出國的人有意見，但請別隨便扣上“叛國”這個帽子，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證明移民海外絕非叛國，出國不見得不愛國。

有很多網友的意見很有代表性，得到了大家的認可，比如這些觀點就能很好地解釋——為何總有人說出國是叛國，以及，出國真的不是叛國。

## 民族自卑引發的民族自閉

這位置名用戶表示：部分華人覺得“華人出國是崇洋媚外，外國人來中國是來騙錢的”，甚至覺得“華人學英語是準備外國人入侵的時候當漢奸”……究其原因，是民族自卑引起的民族自閉。

真正自信的人，壓根不會在意外國人的“意圖”，也不會在意同胞去哪裏，更不會覺得跟外界接觸是崇洋媚外、是被欺負。然而，都已經2021年了，中國的國際地位已經如此之高的時候，居然還有那么多自卑者。

## 都是唱國歌惹的禍？

名叫 McTavish 的網友表示：“說是叛國的人，主要可能是因為他們入了別國的國籍，在人籍

儀式上唱國歌，所以從情感來看，這像是在叛國”。只是拿綠卡、旅行、工作、留學的話，一般不會被認為是叛國。

儘管人可以自由做選擇，但加入其他國家的國籍，難免會引發一些同胞的質疑甚至謾罵。過去會、現在會、將來也會。所以，入籍的華人得做好被罵“叛國”的心理準備……

## 叛國？除非真的做了叛國的事

網友思東認為：如果一定要說叛國，那么除非是真的干了叛國的事。比如在海外加入反華組織，每天的工作都是痛斥祖國的種種弊端，並且大肆宣揚目前居住國有多么好，這種行為的確能稱得上叛國。

然而，至少99%的海外華人是不會這麼做的：移民到海外的華人，很多單純只是為了在一個相對清靜的地方安居樂業、讓孩子成長，並非因為不愛國所以移民，移民後更不會做對不起祖國的事，怎麼就叛國了？

## “見不得別人好”的思維，在2021年依然存在

在大多數人出不起國的年代，如果有人移民海外了，的確會引發一些仇視思想，覺得這人特別有錢，所以拋棄祖國“叛國”了。然而，在2021年，試問有多少華人出不起國？如果只是旅遊的話，淡季的機票可能還不到一個月工資。

既然如此，何必還有“見不得別人好”的思維？很多出國的人並不是有錢人，很多在國內的人比出國的人要富裕的多。在網友威廉戴爾看來，覺得出國的人是叛國，也是所謂的仇富思維在作怪。

## 為別國貢獻GDP，然後“打壓”祖國，因而叛國

另一名匿名用戶認為，部分覺得出國等於叛國的華人是這麼想的：你不為祖國做貢獻，去別的

國家安居樂業，幫別的國家貢獻GDP，然後這些國家會用每個華人貢獻的GDP來“打壓”祖國。

這，難道不是叛國嗎？其實這種思想跟前文所說的“民族自卑”或者“被害妄想症”不無關係。而且，有這種思想的人，無論你怎么跟他解釋，都說不通。

## 都是利己的，移民並不傷天害理

網友美移是這麼認為的：不要站在愛國的制高點去評論別人，因為人都是利己的，移民並不傷天害理，只是合理的選擇，跟談不上叛國。

移民並不是嫌祖國不好、嫌祖國窮，也不見得是為了大富大貴。要知道，想賺大錢的話，在加拿大絕對比在中國要難。很多移民的人，只是想在一畝三分地上過淡然的生活，腦海里根本沒有“叛國”二字。

## 很多“叛國者”在愛國，很多“愛國者”卻在叛國

這位置名網友則表示：很多“叛國者”在愛國，很多“愛國者”卻在叛國——在祖國遭遇危難的時候，來自海外華人的捐款捐物何曾少過？而一些沒出國的所謂“愛國者”，有可能卻是社會的蛀蟲。

所以，愛不愛國，並不是由你在不在國內來界定的，而是你的所作所為是否正確。既然移民這條路始終是放開的，那麼說明移民是合理的。如果真的是叛國，那麼國家壓根不會允許移民。

部分移民的所作所為，被以偏概全。

這名網友認為，之所以移民等於叛國這個節奏經常被帶起來，是因為部分移民的所作所為確實引起了公憤，比如那位說“美國的空氣都是香甜”的留學生。

但這樣的奇葩畢竟是極少數，只是一旦煽風點火起來，就會“燎原”。因此，只要海外華人做出一些有損國家形象的事，就會被無限放大，讓人如之奈何……

## 海外華人的苦衷，希望大家能理解

疫情這兩年，有太多海外華人通過各種途徑發表自己的苦衷，比如因為國籍問題無法和國內的親戚團圓，如果想看望患病親人，必須要有病危通知書。但開了通知書後，算上隔離時間，不一定能見親人最後一面。

海外華人這兩年備受煎熬，然而卻始終遭到冷眼看待，甚至被當做“叛國者”。疫情仍然在持續，對海外華人的敵視也仍然在發酵。

用一句詩形容的話，恐怕就是：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既然大家都是同胞，那麼就請多一份理解吧，因為我們不是投毒者、更不是叛國者。



# 普大教授辛辣點評中國學生：一壞習慣阻礙了長遠發展？

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教授康毅濱先生，復旦大學畢業後赴美國杜克大學博士，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任終身教授，曾獲美國癌症研究學會杰出貢獻獎。

康毅濱負責該系在中國的招生工作，因此接觸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國學生（其中絕大部分是清華、北大、復旦、中科大等國內知名學校的尖子生），真地感受到了中國教育的扭曲給學生帶來的困擾。

“中國學生聰明、勤奮，但也迷茫、功利心比較重，妨礙了他們的長遠發展。”康毅濱曾在接受《星期日新聞晨報》訪問時如是說。

## 看過幾百份“個人陳述”，少有“真實”的

每年一月底，我會拿到所有申請普林斯頓生物分子系的中國學生的材料。我們系要招收25名學生，其中會有4個中國學生的名額。我收到的申請大約有七八十份，然後從中挑出10-15名左右的“候選人”。

每份申請里都包括：本科各科成績單、託福和GRE的考分、個人陳述以及推薦信。我把成績看做是定量材料，而個人陳述和推薦信是彈性材料。每份材料我都看得很仔細，不過彈性部分會告訴我更多的信息。

## 問：“個人陳述”都寫些什么呢？

康毅濱：就是說說你對分子生物學專業的看法，為什麼要申請這個專業以及為什麼要申請普林斯頓。

問：你看過幾百份“個人陳述”，中國學生表現如何呢？

康毅濱：中國學生的GRE能考得很好，不過他們的“個人陳述”經常千篇一律，缺乏特點。我感覺很多人並不清楚為什麼要來普林斯頓，或者過分要求完美，不敢展示真實的自己。

問：一份真實的“個人陳述”應該是什麼樣子的？

康毅濱：我記得有個學生說他以前的專業是電子工程，後來才慢慢發現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專業是生物。然後不顧絕大多數人的反對轉了系。由於基礎薄弱，所以他讀得比較吃力，但每一學期都會比上一學期進步一些。所以他願意堅持下去。

這份“個人陳述”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因為這名學生展示了他在尋找和實現夢想過程中的困惑和欣喜。

我們去年錄取的一名女生，她在“陳述”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在專業上的問題：她很遺憾本科四年沒有接受更為全面的教育，個人陳述中帶着對專業追求的渴望。

二月初，我會對初選出來的人進行電話面試。雖然看不到對方，但從交談中，也能判斷出對方是什么樣子的學生。

## 我們要的是真正熱愛科學、且誠實的人

## 問：在電話里你都問他們什么問題？

康毅濱：我會考察英文口語能力、隨機應變的能力，主要是請他們講講科研經歷，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狀況之類。

## 問：接到電話面試的學生，會很緊張吧？

康毅濱：電話面試大約一個小時，45分鐘說英語，15分鐘用中文。就算英語不是特別好，學生還可以用中文完整地表達自己。遺憾的是大部分中國學生會把它當成“考試”，而不是一個和我們溝通的機會，所以有些人會非常緊張，影響表達。

## 問：他們如何回答你的問題呢？

康毅濱：我能聽的出來，有些學生會（她）事先寫好答案，在電話面試時照着念，或者是照着背。有些學生顯然是提前排練了，回答得非常溜，好像在做演講報告。但是內容呢和我的問題關係不大。

## 問：他們留給你什么印象？

康毅濱：那些“答非所問”的學生，我的印象是可能沒有做過真正獨立的研究，也可能是不夠自信。我希望學生在這個環節能展現真實的自己，而不是一個刻意包裝的、完美到失真的“加工成品”。

問：也許是沒人有教育該如何應對這類面試，或者是他們不知道說實話就是最好的回答？

康毅濱：我們想要真正熱愛科學且誠實的人。這有一個案例：去年申請快截止的那一刻，我收到了一份申請，條件挺好。我就給他打電話進行面試。他很坦誠地告訴我說，他很早就進實驗



室了，工作也很努力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實驗總不是很順利。他很清楚地描述了他在實驗中遇到的問題，和為解決問題所作出的種種嘗試。表面上看，他的科研並不成功，但他認真、誠實、努力，這已經具備了一個科學家、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。

## 問：電話面試會決定錄取結果嗎？

康毅濱：不是的，電話面試結束後，我會在候選人中反復地掂量、比較。成績的高低往往不是決定因素，我更在意從各種細節方面看到的非智力因素。

## 問：分數有多重要？

康毅濱：分數很重要，但不是絕對因素。要知道申請普林斯頓的學生幾乎都是國內名牌大學的尖子，經過高等教育選拔過的人，智力上來說差距並不大。我會仔細看每一門的成績，但並不一定錄取分數最高的。往往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實力並不相差太遠。

錄取與否，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。比如說我曾經錄取了一個來自河南農村的學生，初中就在縣城住校，吃過不少苦。即使在電話和郵件里，你也能感覺到她很謙和。沒有一些被慣壞的尖子生的趾高氣昂。不像有的學生那樣自信到傲慢自負的程度，覺得自己不去普林斯頓就要去哈佛，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，很難給人留下好印象。

還有個學生，他會和老師“套瓷”，但不是恭維、拍馬屁、套近乎，而是自己的確做過研究，對老師有真正的瞭解，提問很專業，很深入。這樣的學生，不油嘴滑舌，並且給人一種認真負責、尊重機遇的感覺。

中國學生的功利心，妨礙了他們的長遠發展。問：中國學生進入普林斯頓或者其他頂尖大學後，還要克服哪些困難？

康毅濱：來上海之前，我在福建老家陪父親、侄子待了十多天。

讀五年級的侄子講了這樣一件事：老師讓每個學生都要在班上找一個“對手”。每次考試後，贏的同學受表揚，輸的要被批評。在這樣的氛圍中，班上學習好的同學也不大願意幫助成績不好的同學。

讓我震驚的是，目前中國基礎教育里有太多類似“競爭激勵”機制。中國教育從小學——不，從幼兒園——就開始灌輸的狹隘的競爭意識，清楚地烙在這些留學生的身上，困擾着他們。

普林斯頓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學校，對於剛進入普林斯頓的中國學生來說，與其說已經攀登到了金字塔尖，不如說真正的競爭剛剛開始。

問：你看中國學生到了普林斯頓後，有哪些常見問題？

康毅濱：1、心態上比較急，有些學生在這裡急于求成，享受不了科學研究的樂趣，總是把實驗看作“計件勞動”，一旦不如意，就容易垂頭喪氣。2、還有些學生到這裡才發現，這並不是自己喜歡的、擅長的專業，但是辛苦苦苦讀了那麼多年書，又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很迷茫。3、並且他們往往在人際關係上會遇到問題，覺得不受歡迎，孤單。

## 問：為什麼會這樣？

康毅濱：普林斯頓的理念是學習是一個探索的過程，是一個認識自我，發現自我，找到自己想要什麼、熱愛什麼的過程。

但很多國內教育系統出來的學生，往往是被動的心態：希望一進學校，就有人指定給他（她）一個課題或任務，這個課題又一定得出成果。就像解一道數學題，一定會有答案，做完了就能拿高分。然後靠這個科研成果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。

他們基礎紮實，學習勤奮、上進心強、應試能力強、成績優秀，但缺乏探索精神；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都比較弱，同時功利心又比較強。

## 問：其實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態。

康毅濱：我們系曾經有一個中國學生，開學後沒多久，我就發現他並不真喜歡科研。我和他談話，他說其實早就知道自己並不熱愛科研，但從小學到大學，他都是第一名，所有的人都希望他考上美國一流大學。考普林斯頓就是為了完成別人的期待。

其實這個學生小時候對生物很有興趣的，只是長期以來，成人世界的價值觀，讓他過早地把實驗和名利、和事業捆綁在一起了。

在我們這一行業里，真正成功的人並不以出人頭地為目的（假如為了出人頭地，那還不如去搞別的行業來的更快。）他們真正享受的是探索的過程，包括許許多多的失敗和得來不易的成功。

## 問：你剛纔說的中國學生在人際關係上也會

有些麻煩，這和功利心有關嗎？

康毅濱：你看，我侄子從小就被這么“教育”。帶這種思維的學生，對競爭的理解是很狹隘的，認為把別人踩在腳下就是勝利，把別人比下去就是成功。

而在實驗室更重要的是一個團隊的工作，有人發表論文了，大家正一起高興着呢，就有一些中國學生表現的悶悶不樂，彷彿別人的成功就意味著自己失敗。

還有的科研項目八字還沒一撇呢，學生就想“分家”，好算作自己一個人的成果……

有些中國學生特別想快速成名。這樣的心態，學校和家庭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。在美國，成績很隱私的東西，不會公佈出來，也就不會造成那麼大的壓力。他們更提倡合作、互相幫助、共同提高。

問：兩種不同的競爭，就會產生矛盾。

康毅濱：競爭意識過強的學生，很可能缺乏團隊精神，以自我為中心，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易與他們關係緊張。

在生活的細節上，老生周末開車帶新生去購物，晚到了幾分鐘新生會埋怨；但是新生自己在超市慢條斯理地貨比三家，讓老生在外面等幾個鐘頭，還以為理所當然。

還有學生問我：為什麼去年邀請他去家里過節的那些美國人今年不再邀請他了呢？有時候我會思考這些問題，他們恐怕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。

從小到大，玩完的玩具，吃完飯的碗筷，換下來的髒衣服……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幫他們處理好了，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，自然會覺得別人的付出是理所當然。

而多數美國學生的確更有“公共意識”。比如說主動處理實驗室的垃圾，及時對別人表示感恩，我們生物系有許多做後勤工作的員工，他們負責喂養小白鼠、運送實驗器材和收發文件，打掃實驗室。每到聖誕節，實驗室里的美國學生會牽頭一起湊份子，每人出個五塊十塊，買個小禮物送給那些工人，以表示對他們平時工作的感激。

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事，往往反映出一個學生從小所受的教育，以及將來他在事業上能走多遠。贏留學